

## 缺乏團隊精神的社會：窮得只剩錢財 [2015年4月13日信報](#)

資訊流通的香港，法治嚴謹，國際人士眾多，美食餐廳林立等，都是國際化的表徵，值得自傲。然而在行事規範、團隊合作、專業精神等精神層面上，則有不足，無助創新。

許多人的內心深處漠視「行事規範」，對法令和規矩也多採取擇其要點，「為我所用的才遵守」的態度。許多人對非我族類或者非同等級的人一般是不太尊重，甚至會明目張膽地歧視。相對而言，西方人或近鄰日本人就比較守規矩，不該做的事，不做，即使小事如走在路上對不識之士也會禮讓三分；對他人，無論其階級身份的高下，比較一視同仁。

### 團隊合作

喬布斯當年跨入一個未知的領域，提出新款的 PC 概念，有別於 IBM 的設計與微軟的操作系統。當蘋果陷入困境的時候，他對拯救蘋果諳熟於心的方案，卻沒人願意聆聽，甚至還一度被他創立的公司驅逐而出。喬布斯認為，治癒蘋果的方法不在降低成本，而是要跨出框框（這一點與本港今天的文化，多麼地不同），通過創新以擺脫困境。

阿里巴巴的創始人馬雲也曾被人批評為騙子、瘋子和狂人。阿里巴巴自從成立以來備受質疑，他表示：「我永遠堅信這句話，你說的都是對的，別人都認同你了，那還輪得到你嗎？你一定要堅信自己在做什麼。」

果然，「德不孤，必有鄰」，無論是蘋果或阿里巴巴，由於創造價值，時至今日，一個進入財富 500 強前十名、世界最有價值的品牌，另一個市值超越 Facebook、亞馬遜，成為僅次於谷歌的全球第二大互聯網公司。

喬布斯的商業靈感來自披頭四合作創造的奇蹟，他深信偉大的商業成就，乃由團隊發揚光大。馬雲更直接說阿里巴巴靠團隊打天下，絕對不是個人的英雄主義。

如果注意林書豪打 NBA，很容易發現他的「助攻」至少跟「得分」一樣受到重視，「助攻」幫助隊友得分，成功不必在我，就是團隊精神的具體表現。

我們的各級教育少有提倡群育。看來發跡於香港的孫中山，對華人一盤散沙的擔憂，百年之後的今天仍然存在。

## 專業精神

一般來說，香港社會對法定的規矩雖然遵行，對團隊精神的認知，卻不夠紮實。其中一項明顯的現象，就是防堵勝於開創，少談團隊合作，也忽視專業精神，因而在累贅又難分難解的組織結構下，執行錯綜複雜的規章，以求制衡，容易造成「方法正確，結果不佳」的現象。

2007-8年，奧巴馬與希拉莉爭取民主黨美國總統的提名，針鋒相對，互不相讓。2008年底，奧巴馬入主白宮，隨即任命有才能的希拉莉為國務卿。同為精英的奧巴馬與希拉莉，在民主黨提名之後，大家歸位，盡棄前嫌。君子之爭，正是團隊也是專業精神的具體顯現。

2009年9月9日奧巴馬在國會演講，南卡羅萊納州共和黨眾議員喬威爾森，對著奧巴馬大叫「你騙人」。共和黨同黨的黨鞭認為威爾森的舉止違反了政治禮數，有害共和黨的團隊聲譽，將他逐出會場。幾乎同時，威爾森的選區內，後援會組織的幹部們深以「感到羞恥」為由辭去了工作。

從事科研，或是面對社會問題，有些規矩，應當遵從，有些精神，應當了解。與日、韓、歐、美相較，我們的教育並不提倡專業精神，是個敗筆。

## 精神遊民

執世界牛耳的美國大學，運作間有不少可取之處。在學術自由的氣氛下，美國大學的成功之道得力專業管理、教授學術、同行評比，大家嚴守職業倫理（professionalism）。如果不服從職業倫理，那麼就浪費了學術自由，而這三點大學運作的基石也必然因而動搖。

即使像美國這樣一個年輕的國度，每位大、中學生除美國史之外，必修大學身處的州史。香港的教育，在專注教學科研與關心社會公義之間，有些斷層。要彌合這個斷層，學生務必了解世界歷史、中國歷史、香港歷史，藉以認識自身的特色與社會的情勢，從而才有可能成長為具有使命感的公民。

捨近求遠，如果連自己的歷史都不清楚，「人生無根蒂，飄如陌上塵」，到底收授的是什麼教育？

不遵守行事規範、不懂得專業團隊精神，不是及格的現代公民。果真如此，殖民宗主國遠去之後，如果香港政府只能領頭，繼續當個精神上的遊民，那就窮得只剩錢財，除了焦灼，沒有條件談創新、創業。